



世界经典名著

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二十)

张志涛 译

李敏君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法〕维·阿斯塔菲耶夫	
熊血	员
〔法〕索尔仁尼琴	
马特辽娜的家	園緣
〔法〕皮利尼亚克	
死亡的诱惑	殒
〔法〕特罗耶波利斯基	
白铁匠大王普罗霍尔十七	殒怨
〔法〕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一位柔弱的女子	员怨

熊 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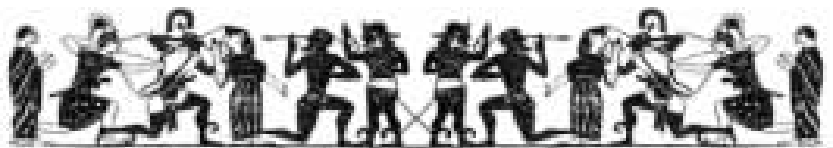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俄〕维·阿斯塔菲耶夫

在去年年底，我曾有机会与旅伴一起来到小阿巴坎河上游地区。我不打算描绘它那令人惊叹的美，由于阿巴坎这个地方已有上百万年的历史，也许是上亿年的历史，但我们的语言才千年之久。无论你怎么绞尽脑汁，也不管你如何妙笔生花，面对大自然的伟岸和气势，语言往往都显得苍白无力。

河流上方，群山嵯峨，重峦叠嶂，山岩悬崖峭立。高耸入云的峰峦上空，座座死火山宛若垛垛堆放齐整的草堆在天空中一碧如黛。火山那侧，春汛暴雨把它冲刷得如同梳洗过一般。远处，连绵的群山恰似一个个浇上一层白奶油的复活节圆柱形甜面包。那里银妆素裹，自从去年阴雨霏霏的夏天到今年新寒，冰雪就没有消融过。清早，云雾氤氲，又密又稠，把陡峭的高山和寒冷的高空隔开。这些遥远的山峦可望而不可及，除了野兽和直升机，人无法攀缘。峭寒悚骨，当你想象在那边，在那些谜一般横空出世的巨物后面别有一番天地时，全身血液就会凝固。

阿巴坎河的上方及沿岸，山峰坡滩不断变化。河水顶着船艇，拍击船头，浪花飞溅，卷翠激玉。江心石滩处水流湍急、波涛汹涌——浪遏飞舟，大有阻船上行之势。但马达吼鸣，船头斩浪劈波——河水岂能阻挡钢铁的舟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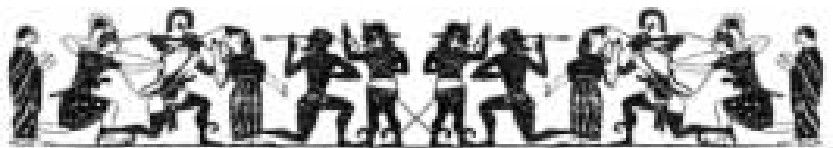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 员 —



满坡的雪松林葱茏森茂。林木多为新树，极少老林。偶尔也有长着尖顶云杉和冷杉的死火山突兀挺立，白桦林那白色树干在幽谷或慢坡上一闪而过，流水潺潺的溪涧和巨石横卧、水流湍急的岸侧是片片阔叶林，林子上方到处可见枝叶扶疏独木屹立的山杨。远离林海孤独生长的云杉或冷杉上必有鸟类栖息，通常是渡鸦或海鸥。它们停在树上停滞不动，静寂无声，像是在进行什么永恒的思索。一头猛禽被马达声惊动，突然张开巨翅，不满地咕咕尖叫着，威风凛凛地在森林上空盘旋起来，则越飞越高，越翔越远，消失在只有它才能达到的云层深处。

山坡上的林木好像长于白色褐色的稠泥浆中，里面混杂纠缠着各种枝叶藤蔓。但这并非泥浆，而是古时火山的岩浆。很久很久以前，不过对大自然来说这只能算得一瞬间，火山爆发，原始森林表层焚烧得寸草不留。但斜坡和山崩处的土层并未消失，土块泥团与灌木乔林苔藓野草，这其中包括黑果越桔、神秘的岩白菜、艳丽的杜香、易生长的金合欢、山地的绣线菊、野蔷薇、芍药、歌百里香、铃兰、甚至连双叶的紫花景天，根茎相连，根带着土，土连着眼，相依为命地保存下来。

大火吞噬了一切，把所有烤得七窍生烟，化为灰烬。但幼苗仍从地层深处，从深扎在土中的根部奋起。只有熔岩无依无靠，滚落下来，顺着山坡，变成一股混浊的岩浆流淌，远远望去犹如泥石流一般。但所有那些褐色的苔藓、顽强的小草、坚忍的花朵及多刺的灌木都试图把它挡住、阻住。于是熔岩堆积处长山一种名叫克孜甘的奇特浆果，形似红醋栗，但是开有一红一黑两朵花儿。咬上一口，指间便会流满



红色浆液，甚至肥皂都难洗净，如若沾在袖上根本无法洗掉。此汁味酸，气味浓烈，使食之精神大振，于身体健康大有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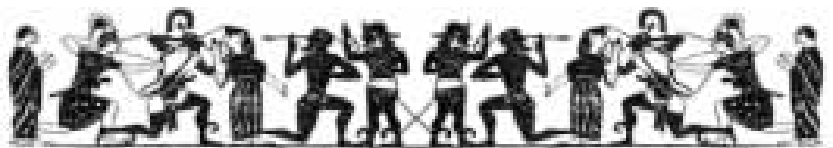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啊，克孜甘，克孜甘，我们的希望！有必要对你这样的精灵寄予希望，或许你将使所有灌木，所有浆果丛，所有树木在石缝乱石上扎根生长，以致任何技术的化学的力量无法将那富有生命力的根茎拔除砍尽。其液汁、其精力大盛，抑制反动，强壮进步，甚至虚弱的人类将振奋精神。尝尝它，也许人类将醒悟过来，变得聪颖，不再用少心眼的钝锯去锯掉自己坐着的树枝。

熔岩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岩浆中挺立的雪松林开始在自己四周建立林中草地，虽然在不少地方岩浆深没及膝或腰，嫩绿的草地已随处可见。但春汛暴雨在熔岩和熔岩下的岩屑中积聚水分，植根腐烂，虚弱的灌木杂草丛受到冲刷，但是随着一声久未听到的轰隆声及毁灭性的破裂声，堆积的熔岩聚起迅不可挡的力量坍塌下来，把所有抛弃在自己的路上。无数野兽和兽崽在自己的窝穴内带着最后的呻吟死于崩塌之中。雌鸟尖叫号哭，乱纷纷从鸟巢里振翅腾飞。折裂的林木在悲哀地咯吱作响，树木碎片四处飞扬，往河中倾倒下去。

形状不一的巨石卧在阿巴坎河中，好像经历了一场爆破。阻塞在河道上的树木挤成一团，露出顶端。歪七扭八折断的树干有如啃光的骨头变成白色，轰然作响，冒出泡沫，拍打着新河床，或是喧哗着侧向彼岸。这便是狂暴的、塌陷的、曲折蜿蜒、凶猛咆哮的阿巴坎河。

一段铺满砾石的窄长地带，宛如一张五彩缤纷折弯的鹞

— 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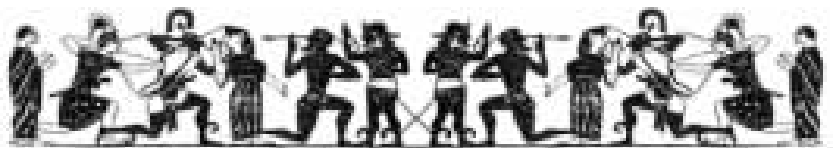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翅把阿巴坎河分成大小两条河流。一如通常那样，大的比小的宽广，但小的比大的倔强。汹涌的急流愤怒地朝自己的兄长大阿巴坎河猛冲，我们的汽艇高高地翘起船头，马达吃力地吼叫着，去克服那激流险滩悬崖峭壁。在两条河的交汇处，森林葱郁的阔叶林河滩上便是突然间名闻全国的古老信徒派教徒的放牧地——雷科维叶。除了新闻记者，各类渴望旅游和风光的人都拥向这寂静而神秘的营地。忘我献身于自己事业的少先队辅导员们的异国情调（这算什么异国情调！）带来了一队疲惫不堪、被蚊子叮咬得疼痒难熬的孩子们，为的是使他们马上明白且永远领会一个道理：学则明，不学则暗。

“快到了！”旅伴们用手指着密林深处，竭力想用更有趣的事情分散我的注意力。

“我不是冲那儿来的！”我大叫道，声音没过河水的喧嚣和马达的轰鸣。旅伴们明白我的意思，不再吭声。旅伴中有位本地记者，文笔朴实有力，到雷科维叶已经不只第一次了。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位作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马雷舍夫到过雷科维叶，当时他还是当地自然保护区的组织者之一，一个有头脑的森林学家，目前住在捷别尔达。但是，无论是这位记者，还是作家马雷舍夫都没有用一些细微的材料制造轰动一时的奇闻，他们写得小心谨慎，描写雷科维叶的日常生活没有“强烈的感情和刺激”，唯恐有如鼯鼠一样，把它们从土里挖出，使它们在阳光下死去。

雷科维叶营地附近那一堆堆新坟对所有喜爱上森林来乱窜的人都是一堂示范课，一段写在纸上的文字。它提醒人们，为了不使雷科维叶的悲剧重演，便不能忘记这

— 源 —



些。如果新露头角的慈善家们想要帮助人们，那就请把莫斯科附近的农村，或是把当代俄罗斯农村介绍给他们，在那里有许多家庭，尤其是老人正需要刻不容缓的帮助和关注，有时甚至需要保护。

我们的汽艇又经过了一道浅滩，冲进一条狭窄的水道，那里浅水在未曾冲跑的石头上跳跃，不停在河底打着旋转，然后一头扎进卵石中，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四周一片寂静，它包围笼罩着我们，使大伙好一阵枯坐如木，仿佛并不相信那迎面而来的水的喧哗忽然消失，大地河岸山岩森林不再移动，早已习惯的马达轰鸣业已止息。这巨大的轰鸣不仅耳朵乃至全身都已陷于它的控制之中，假如文绉绉地表达，整个身心都已顺从于它，同它融为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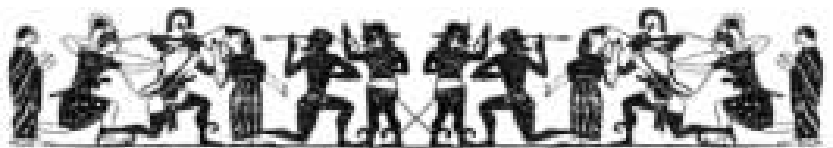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卸货罗！”舵手在高兴地叫唤着，发麻的四肢一阵哆嗦。

水道看上去完全不是水道，只是陷入黑森林的小河口，不少地方为冰草覆盖，中央已露出幸存下来的醋栗灌木丛，灌木上的浆果经霜打过，皱皱巴巴，有如串串甜葡萄。

因大树伐尽而显光秃的小河口尽头，一间背部已腐烂的猎人小屋屹立在，不，不是屹立在，而是蜷缩在接骨木、荨麻和小山杨丛中，为所有渴望休息安身的活着的人敞开着门户。

这间很久以前在里面刷过白浆的小屋只有一扇面东临河的窗户，屋内的地板已经塌在地上，木板的缝隙和接缝处都已腐烂不堪，耗子在底下作起了窝。带铁板的砖砌炉子残缺不全，上方的粘土都已烧尽。钉在墙上的搁板留着借宿者留下的面包、盐和方糖，还有《狩猎和狩猎业》、《健康》、《农

— 缘 —



妇》、《星火》等报刊，以及在这遥远、荒无人迹之地所能弄到的各种年代久远的零星刊物。小屋顶梁上挂着两只装有面包干的粗麻布口袋。炉子后面是暖炕，一张简易板床紧挨着墙，板床上铺有褥子，破枕套里塞着羽绒枕芯，上面盖着一麻纺过的棉被，露出起毛的脏棉絮。所有这些不能再用的、不流行的生活必需品，都是节俭的主人们为了有利于事业带到原始森林来的。

两盏没有玻璃罩的煤油灯、三四只装有碎米的玻璃罐、一只扔烟头用的明太鱼罐头筒、一逼连成几节的钓鱼竿、一根在炉子上晾衣服用的裂纹斑斑的竹竿、几枚已钉在墙上的钉子，这就是猎人所有的家什。当我设想在这间手工盖的小屋里那漫长的冬夜和离群索居的生活时，心情变得十分郁闷。但是，要知道从前这里的一些小屋远比这破败简陋得多。摸黑生火，用也许从河岸边拣来的小圆石砌的无烟道炉子取暖，烟已从墙上被经常当作进出小门使用的窟窿或顶棚冒出。为了保暖，斧砍圆木盖就的低矮小屋几乎整个埋进土里。简易板床就用木棍支撑绑扎而成，床上铺的是草。燃料有限，全靠斧子砍伐，但砍不了许多，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钨铁，到处全是树木。照亮靠屋内的小炉或月光，如果炉内无意中投进块碎石，那炉子便成了烟气弥漫的毒气炉。

唉，每个时代赶时髦的男女们！如果你们知晓猎人是如何得到这些松软厚实华丽高贵、使你们变成女皇和傲慢的美男子和毛皮的话，或许就不会再去费劲地把兽皮披在自己的身上了，就会转而赞成不以无辜兽类的痛苦、鲜血、死亡为代价的人造服装的科学进步了。况且那些林中之兽和森林本身在地球上已经愈来愈少。

— 远 —



这间小屋的主人带着猎狗物品，经历两个半月之久乘船或直升飞机来到这里。比起他的祖先他毕竟生活工作得稍许轻松些。小屋前有个粗壮的树墩，在两块原木破成的厚板往树墩上一搁便是张桌子。坐椅、劈柴均有，野蒿丛中藏着油锯、燃料桶、斧子、鱼网和所有值钱的东西——有一个猎人在林中生活和工作的必需品。

舵手认识小屋主人，这位靠狩猎为生的猎人是个精明能干的男子汉，非常爱好在暖和的地方、哪怕是充满煤气的小屋里休憩，极不乐意抹炉子和粉刷屋子。善谈世界的大事方针，但不贪得无厌，不往林中乱扔脏物，待人和蔼可亲，因此小屋也就建在几乎最显眼的地方。不像许多猎人那样把自己小屋隐藏在远离闲汉、尤其是无组织旅游者的地方，冬季有时天一黑，就连他自己都找不到自己的小屋。

趁男人们砍柴煮食熬茶之际，我便和另一位搭档装上鱼竿，便试着投钩了。整个冬天和半个夏天我都幻想那么一条无人的小河。在梦境和现实中都听到水的拍溅声，然后便是钓线的跳动或是扑击——这时谁还忍耐得住呢？！

不过梦境确实比现实美好得多。我试投了一次、二次、三次，毫无动静。来到水边忙乎的舵手建议我系上黑蝇——现在可是阳光灿烂正当午！第一次投竿就咬钩了，而且……下沉。钓线使我抖动起来，我悄悄往下滑，到了浅水处。靴子太短，几乎被水淹没，而我还是慢慢往下滑，往下滑——哦，这就是它，垂钓者的喜悦！拍溅声！啪啪声！提竿——我把一条黑背两侧带斑点的茴鱼抛过头顶扔到了沙滩上，确切地说，那只是条小茴鱼。可是我知道，在那里，在浅水处不可能没有黑背上长着直楞楞向上翘起的“神圣背鳍”的好



汉，它并不好应付，会扯断钓线，甚至挣脱鱼钩。只要它对
我的黑蝇眼红，就有戏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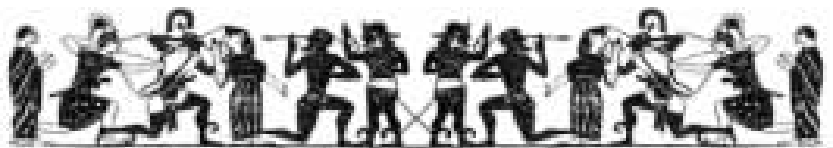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有人叫我上桌。唉，我怎么不想离开这浅滩和浅水处
啊，流水在小圆石的河床上潺潺流淌，拍打着河岸的石墩，
把棵倒下的雪松树冲往河心，在青翠的树干上还挂着些许紫
色嫩松球。我想再钓条茴鱼，大大的。这不，一条大茴鱼又
在沙砾上乱蹦跳，全身沾满了沙土就像个醉汉。

我洗净鱼，兴冲冲提着它们来到火堆旁。大伙很有分寸
地夸了几句。两条茴鱼你不用想使我的年轻旅伴们吃惊。春
天里，茴鱼、细鳞鱼、哲罗鱼在河里满处游动，垂钓并不会
落空，一钓一个准！无论什么诱饵，苍蝇却还是带钩的虾形
铅片，鱼儿都来者不拒，从不挑剔。

那有什么，当有人知道这么鲜活的河鱼对我们来说乃是
节日佳肴稀罕之物时，定会又去钓条大鱼来，让大伙饱餐一
顿，至少款待一下我们城里兄弟的。在我们丰饶的大地上，
在西伯利亚荒原上，江河纵横，不计其数，人们不谈鱼不钓
鱼生活还会有什么滋味？

昨晚，我们到林中漫步。我们的舵手便很快煮好了什么
吃的，不慌不忙铺上桌布，提起磨花玻璃杯便痛饮起来。他
那泥塑石雕般结实粗犷的身躯泛着古铜色，如同烧过的陶瓷
一般。这已经不使我感到惊异，我早已不为自己同胞的海量
而自豪，不欣赏他们的纵情狂饮。事情到了举杯高歌并以此
为荣的地步。喝到高兴处，炉子后会出现弹唱歌手，歌唱从
库页岛浪迹天涯的流浪汉。此际，灯火摇曳，窗棂震响，由
于潮湿而膨胀的大门敞开，炉子倒坍，炉上的烤肉黑烟直
冒，而人们依然大嚼大喝，乐不自禁。

— 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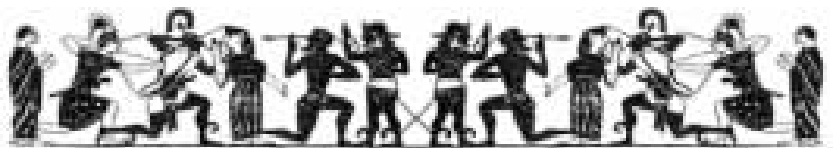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我还记得前些年在一条人烟稀少十分危险的河床上，舵手喝了半杯伏特加突然就醉了，差点儿没把我的妻子和远方来的一位友人抛进轰然作响的水中。我们又怎么知道他在镇上闲逛了三天，最后一晚几乎通宵未眠。结果他一下子就被倾斜的船体抛到又长又窄如印第安人独木舟那样的船舷外。我的妻子都已经落过两次水。最后一次掉进卡马水库的冰窟窿里，差点儿淹死。这种滋味她可再也忍受不了。我的朋友是位评论家，留着优雅的大胡子，仪表堂堂，性格内向，抑郁寡欢，对被淹死同样颇为顾忌。

有过这么一次经验之后，我只掌握一条原则，干过一杯决不再饮。此外我对舵手说，永不再同醉汉一起出航。舵手起誓，一旦喝醉就决不上艇。

不过，我还是在背囊里藏了一瓶酒，直到野营地的篝火旁才取出来。我们那伙人大为感动，兴高采烈！每人都分得五十克白酒和一份好菜。大伙一面喝着带罐头焖肉的面条汤，嚼着有股浓烈针叶味的冷兽肉，吃着蒜头、鲜黄瓜、西红柿和刚腌好的茴鱼，发出很响的咯吱咯吱声，一面谈论各种新闻和热门话题，总觉得再有些许白酒就好了。世事往往如此！喝酒是为了增进食欲、提高情绪，可最好还是不喝为妙，我们将给孩子们作出什么榜样？对健康，对劳动纪律，对社会风气又有什么好处？这些该诅咒的迷魂汤把一切全给毁了。

我向你们担保，我的旅伴、阿巴坎河一带的男子汉们都在自己精彩的议论中丝毫也不比当代知识分子逊色。我们的知识分子都谈论些什么：缺乏热情的老百姓已经不善交际，变成酒鬼，生产和社会秩序已经摇摆不定。醉汉知多少！人

— 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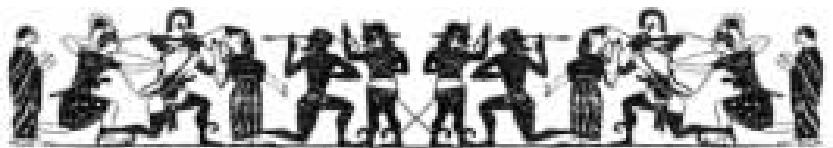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间悲剧知多少！酗酒对家庭和孩子们有何影响？但是最后却是那么一种无精打采有气无力好似违心的呼吁：“天那，我们以后都喝什么？！果子露？柠檬汁？白桦酒？唉，还是科学地喝吧！天哪，果子露那东西太淡，就像白开水。我们少量地喝。没有那玩意，没有那捣蛋鬼不行啊！”您看，痛苦得忧心忡忡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忧国忧民，深入探究令人不安的现实生活问题，讨论积重难返的国际政策，表示对祖国文化、特别是文学的不满心绪，结果总是回到用花楸果、稀有草本植物和春芽泡制的伏特加上来，好不容易才让人明白他们的真情实意。

“真的，什么可喝的也没了吗？”当我们顺河往上游进发之时，舵手仿佛无意地问，他在我们这个生龙活虎的集体里常以长者自居，问话的语调比较持不信任态度。“那也好。闷头睡大觉吧。晚上你们去钓鱼，我来张罗吃的。”

野营地和小木屋里差不多没有蚊子。我午睡得死沉死沉的，可是在我潜意识的某个地方，在我疲惫不堪的脑子的某个角落却存留着一个警觉的想法，那些茴鱼就隐藏在那儿，在石墩下，在倒下的雪松下，傍晚它们将从小河深处游到浅水处觅食。这一想法使我只睡了两个小时便从简易木床上起身，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全身突然变得轻盈敏捷，渴望奔向什么地方。

我从半明半暗的小屋里出来，来到秋日黄昏的温和中，树叶凋落，小草低垂，熏风拂面，清新的空气中充满甜丝丝的味儿，这种空气该是可以治百病的。

“老乡们好！”我忧然自得地伸了个懒腰，弄得全身骨节咯吧直响。咯吧声顺着我得过关节炎的关节依次响着，犹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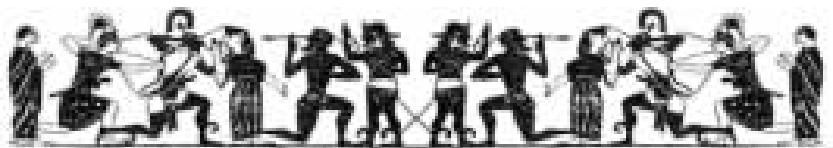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很久以前前沿阵地上的枪声。

“怎么，刚才没有风流娘们打扰吗，啊？”舵手向我使了个眼色，根据他曾在火堆旁的回忆判断，在这方面他可是个里手行家了。

我的旅伴们全部哈哈大笑起来，仿佛在继续他们早就开始的闲谈，对原始森林里好色之徒的揶揄表示附和。我像年轻人那般蹦蹦跳跳跑向河边，擦了把脸，用毛巾擦干，朝野营地走去。我感到奇怪，昔日原始森林里的男人们个个十分能干，倘若他们能不再酗酒而努力工作，好像以此来弥补自己在世人眼里那根深蒂固的过错的话，他们是会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营地四周已经打扫干净，劈好的木柴已经十字交叉地垛成一堆；满满一筐子稠李放在树墩上，黑如木炭带刺的马林果点缀其间；深烤盘里盛着条烤得酥黄的鲜鱼；带穗醋栗的茶水正在铁桶内沸腾，炭火里煨着鲜嫩的雪松球，一个个有如烤熟了的土豆。汽艇里，树荫下，小屋内一切都井井有条，灯已经修好，晚间捕鱼用的鱼网收拾利落，衣服已经晾干，包脚布和靴子都在通风处晾着，汽艇擦拭干净，男人们都冲洗了一番，露出满意的神情。他们坐在火旁，煤块不时轻轻地噼啪发响，从他们脸上可以看出，能在自己亲爱的河上，能在适合他们居住的原始森林里招待客人，能如此整洁、清醒、不酗酒地招待客人，能按原始森林居民的方式如此慷慨大方以大森林为天然桌布来款待客人，他们心里就甭提多高兴了。

吃饱了鱼，我又从筐里抓一把浆果吃了起来，这是西伯利亚人最爱吃的稠李。他们高兴并惊讶地说，虽说是城里



人，虽说是作家，吃起浆果来却跟我们一样，囫囵吞枣，毫不娇生惯养。那么，就请常来，虽然大腹便便，还得了重感冒，不过我们很快就会让你的大肚子下去，把感冒忘得一干二净的。

但是鱼钓得并不怎么样。有着雪青色鱼尾和华丽鱼鳍的茴鱼扯拉诱饵，调皮捣蛋。它总是躲在什么地方，等候着什么，而把同属的小鱼打发到前面捣乱。这些小鱼几乎总是以意想不到的劫难而告终。有时它们咬钩后，就被抛到岸上，一动不动，六神无主地躺在浅滩上，被鱼钩撕裂的灵巧的小脸蛋上露出困惑不解委屈怨恨的神色。

西沉的夕阳，好像犹豫不决地在远处白雪皑皑的群山口上沉思。突然间它动了起来，像金灿灿的半个卢布滚落在尖顶的云杉林和顷刻染成蓝色的山岭后面。明亮的火焰令层林燃烧，林中迸发出万道霞光映红了天空，并在碧波粼粼的水面上闪闪发光。山中的雪霰变得清晰可见，树木则向河流靠拢，原始森林深处似乎只有咫尺之遥。片片阴影开始在山麓旁飘动，林中稀有的鸟儿相继停止了啁啾。周围的一切与其说变得死寂般安静，不如说充满着宁静、敬意和神圣，使人们停止了奔跑、说话和呼气。

这时候，在白昼庄严消退的时刻，河流忽然充满了生气。刚才还是荒凉孤独仿佛被人抛弃、冷漠咆哮、连小鱼轻微的拍溅声都令人不安的小阿巴坎河则泛起轻柔密集的涟漪。

雨！哪儿来的？

不，不是雨。那只是无数刚长出的小鱼到浅水处觅食，它们后面则游动着藏在这里转瞬即逝的大鱼。小阿巴坎河开



始喧闹起来，它那轰然作响的浅水处和带慢坡的深水段全部都活跃起来。每块石头后面，每道溪流上都有活泼的鱼儿在扑腾翻旋，发出哗啦的水声。小阿巴坎河在考验和捉弄我们，仿佛用透过树冠从高处落下的晚霞那明亮的闪光向我们挤眼微笑。一如原始森林离群索居的人们喜欢做的那样，经过长期的观察对客人表示信任后，他们常以显露森林里熟悉的一切来表明自己的富庶和秘密。

茴鱼咬钩急躁而麻利，但毕竟我们毫不费力，一夏天它积聚了力量，迅速生长，入秋前丰富的食饵：蜉蝣、蚊子、苍蝇、蛾子、甲虫，但更多的是化蛹的或是从屋子里爬出来的飞蛾，使它那肥大的肚子鼓了起来。

许多大茴鱼剽悍异常，每当咬钩后被它跑掉，不过钓住的也不少。我首先嚷嚷：“有了！”我的搭档也在岸上附和道：“有了！”或是懊丧地嘟哝：“捣蛋鬼给跑了！”

然而，时间并不是缓慢地移动，而是跑着，飞驶着。河两岸的阴影愈来愈浓，远处的河岸便合而为一，黑暗遮住了水面，河的空间缩小，停在林中的暖气不再飘荡，山中吹来的寒气开始弥漫，紧贴住几乎在白天被晒热的沙滩、孤林和岸上的吉道。脊曳开始感到凉意，刚才还因鱼的欢跳而沸腾喧闹的河流也使自己平息下来，压下浪花，削弱它们拍击石块的声音、水流声和远处急流的轰鸣声——它把所有这一切融合在一起，使它那夜晚宽阔和平的喧嚣铸成一个安谧寂静的世界。眼下只剩下一小片浅滩，偶尔一小块黄色斑点在水面上悄悄闪现，银币似的雪山反光飞速滚落下去，远处传来的美妙世界的回声并带着细微可辨的声响沿着山岩的断面急驰而过。

— 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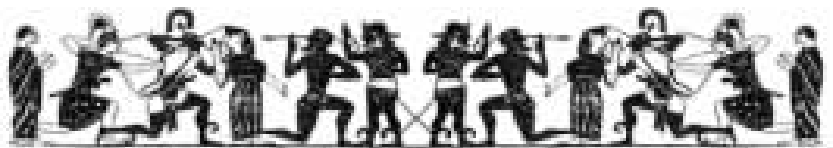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消逝的白昼那最后几道闪光熄灭了，停止了。大地和天空安静下来。鱼儿不再咬钩。在仿佛对明天寄予希望的凝重的黑暗中，垂钓者结束了自己的营生。河川重新恢复神秘莫测的本性。小阿巴坎河仿佛变得冷漠无情，阴郁不快，在黑黑的浅水处沉重地流过，好像在渊薮中、在石头后面什么也不存在，在捕捞的寂静无声中再也无人生存和露宿。

沿岸灌木丛后的火光把夜晚的黑暗明亮地分开，小木屋旁传来木柴的噼啪声、笑声和说话声，睡足了觉的我的旅伴们早已为冒险而又激动人心的事情所兴奋，又聚在一起作着晚间捕鱼的准备。舵手同捕鱼监督员很有交情，得到了用两张袋形鱼网捕鱼的许可。

啊，我是多么喜爱有机会在湍流的山地河流上夜间张网捕鱼。那时你上气不接下气地把木制的十字形架子抛到轰然作响汹涌奔腾的浅水中，然后又把铅锤叮当作响的狭长鱼网猛地扔出去，只见近处有东西在飘浮，或者透过乌云看到从天空落到水里的闪光中黑糊糊的木架，你死命拽住时沉时浮飞速飘流的袋形鱼网，不让它挂在石头、沉材或铁索上。你还得见机行事，逃避危险，别把船弄翻了，掉进夜间冰冷的河水中。你既要努力不使鱼网挂住，又不能把它留给河流以作纪念。

最好是在秋天幽寂的夜晚和阴雨天捕鱼，那时安静的肥鱼在食饵丰富的深水段里汇聚，或者是成群浮在浅水处，懒洋洋地寻觅未被河水冲走的饵料。渔夫们随飘浮的鱼网或浮于水面或沉入河底，河水的喧嚣盖住他们最后的求援呼叫，不让它传到远处的密林和群山之中，丧生的人再也没能发出一声呼叫和回声。但毕竟也有胆大心细者生还的，尽管只是



很少。这不仅要求他敏捷机灵、具有娴熟的技能，而且需要对鱼群和挂网有很高的辨别能力，以便及时举网和脱网。他们虽然怒气冲冲，但仍情绪昂扬，能听到晚间河流的召唤声，期待着成功。

我并没有在夜间带着鱼网下过河，没有因潮湿而发过抖，因寒冷而牙齿上下打颤，因浮躁而浑身哆嗦。没有在宁静而温暖的篝火旁疲惫不堪、平静地躺过，对于捕获的鱼毫无兴趣。没有烤过衣服，更没有天一亮便撑着竹篙、慢慢地、全身如灌满铅似的、艰难地顺河逆流而上。也没有把篙子一次又一次插进水中，撑着石尖，迎着汹涌的河水向上游宿营地进发。

正急切等待着的孩子和妇女们一公里外就听到了竹篙声，朝岸边蜂拥而上。他们抓住船头，把独木舟拽到岸上，开始啧啧赞叹不已，动手剖鱼和腌制。渔夫们步履艰难地走进暖和的小木屋，来到床边，吃边地脱下湿漉漉的靴子，一头栽进梦的漩涡中，栽进温暖的深渊，进入没有梦境的深沉的梦境中。

不，我从没有夜间去捕过鱼，因而失去了一生中难得的一次欢乐。现在捕鱼已经不用灵巧但又容易翻的独木舟，而用晚间噪音很大、笨手笨脚的铁制或木制摩托艇。比起过去那种捕鱼船。它们应该马力大而且更灵活，但它那轰鸣声、碰撞声把没有这些响声就已经吓得够呛的鱼儿全吓跑了。鱼打得不多，挂网倒不少，本来它应该同原先的小舟一样灵巧，但是因为重量增加反倒显得笨拙了。

我收起钓鱼竿，站在浅滩上，聆听着晚间的河流。我知道我在原始森林和河上，尤其在这样一条荒无人烟的河上是

— 员缘 —

